



信任科學 相信神蹟

◆ 文 / 林真福 花蓮慈濟醫院麻醉部主治醫師

長期以來我對醫學研究有興趣，也投注很多的時間和精神在研究領域上。在很多科學人的信念裏，常常會相信「人定勝天」。在醫療工作上遇到各種問題，我都會以科學的態度去解釋或是處置，相信科學可以解決很多醫療上的問題，而「神蹟」，是留給那些沒有自信、相信運氣的人。

直到二〇〇九年十月，當孩子被診斷出罹患急性白血病，我才深刻體會甚麼是六神無主，再聽到同為醫師的同事說「據科學的經驗，這種癌症的治癒率是五成」時，我更瞭解到一個事實——一年後的這個時候，我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全部擁有我的小孩或是完全失去，科學不能給我一半的小孩。

幼兒白血病徵兆主要是倦怠、胃口不佳、體重下降、感冒發燒等可能被父母忽略的非特異性症狀。而我的小孩在發病的時候主要是投訴左肩疼痛，再加上當時也因為打網球有手部運動傷害。因此即使是身為醫護人員，我也是在症狀發生五天後察覺異狀，輾轉從骨科的門診轉至小兒科急診，才從血液報告中診斷出血癌。和一般平常家屬沒有兩樣，我在被告知孩子確診血癌的這一刻，才深刻感受到「告知實情」的震撼和不知所措。當時我知道隱瞞病情絕對會傷害他對我的信任，但是告知全部實情又擔心對他

的衝擊。面對接下來馬上就要接受手術和骨髓穿刺採樣等治療，我決定必須正面面對，告知我的小孩這個可能是他無法接受的結果。趁著家人都不在床邊，我獨自面對滿臉狐疑的小孩：「孩子，你得了血癌，而且我們很快就得要接受治療。」

「怎麼會是我、怎麼會是我？」我只記得他說了這兩句話後就淚流滿面、不能言語。我靜靜的坐在他身邊看著他、擦拭他臉上的淚水，一邊祈盼我告知實情的決定是正確的。過了幾分鐘，他狐疑倉惶的臉慢慢的鎮定下來，接著他很有條理的問我有關血癌的治療過程，我只能約略告訴他之後他需要面臨的挑戰。他用很堅定的口氣告訴我：「爸爸，我答應你接受所有的治療，你唯一要保證的是絕對不能傷害我的腦！」從那天開始我們就一起面對所有既漫長又艱辛的治療過程。

血癌的治療是充滿挑戰和挫折的，心情常會隨著各種血液報告的數字起伏，因為科學告訴我，發生這種反應時又是失去另外百分之多少個孩子的機會。這個時候我的太太開始接觸宗教，得到心理上的支持，也相信神蹟，或說「奇蹟」一定會出現。這信念告訴我們要有信心，只要能撐過這一段





林真福醫師全家福。因為一場病，讓家人體悟無常，也感受到祝福的力量。（林真福提供）

時間就會沒事，但是這一年會非常艱辛。這信念也鼓勵我們要堅定繼續接受醫師的治療。漸漸的，我發現太太從整日惴惴不安變得比我更堅強、更有信心。每當發生病情急劇變化的時候，她反而來安慰快要失去信心的我。支撐我太太的就是她「信任科學，也相信神蹟」；「只要能撐過就會沒事了。」是她最常轉告我的話。

經過了兩次的化療、多次的骨髓穿刺、無數次的輸血，孩子終於在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的協助下進行了骨髓移植，並且漸漸的恢復健康。雖然血癌在孩子的身上留下了幾處手術疤痕，也讓他股骨頭壞死接受了人工關節置換，但是病痛並沒有傷害他堅定的求學意志。兩年多前，孩子到澳洲恢復高中學業，讓大病初癒的孩子離開自己的身邊，到南太平洋的另一端去恢復高中學業，對我和家人來說的確是極大的心理挑戰。但是不放手就永遠不知道孩子能飛多高，更何況他一心向學的意志並沒有被病痛損耗，我們決定支持他到澳洲去追求他的學習目標。為的不只是讓他完成學業，更期望他從一個重病的病童蛻變成深刻瞭解病痛的良醫，在今年他也以優異的成績進入西澳大學，朝著他希望從一位病童變成為一位醫師的理想努力。

在國外留學從事研究訓練的過程中，我的美國導師 Dr. Katusic 經常告訴我們「努力做你該做的部分，其他的交給上帝。」這句話其實很像證嚴上人曾開示過、現在慈濟醫療志工常常告訴病人的「把病交給醫生、把心交給菩薩」是一樣的道理，雖然宗教不同，但是若能先安心，就能生出信心。

我現在終於能體會，要成為一個有智慧、謙沖的科學家，一定不能完全相信「人定勝天」。在人生當中發生任何重大變故的時候，唯一能夠帶領我們走出困境的就是信心，不管這信心是來自於對神蹟還是科學的信賴，我相信神蹟與科學是可以並存的。

二〇一三年的八月，我的工作歷程上有一個很重大的改變，我從臺南來到花蓮慈濟醫院麻醉部服務。在我們全家人的心底，時時感謝證嚴上人的慈悲成立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，讓我們的家庭得以完整和圓滿。精舍的德寰師父常說，是孩子促成我能成為慈濟一分子的這個緣分。我將懷著感恩的心，在花蓮貢獻我所學，並實踐上人的期許——從習醫、臨床服務、研究到教學，對這塊土地上的人，虔誠付出我的心力。🌱



轉變了人定勝天的信念，林真福醫師現在以感恩心付出專業，用虔誠心在工作上付出心力。
攝影／魏瑋廷